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四

唐

睿宗皇帝

景雲二年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故太子爲幽州刺史安置太平公主于

蒲州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爲纖

悉必聞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

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

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

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

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岐王名隆範薛王名隆業皆帝

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遽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

臣曰術者言五月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

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幽州刺史太

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已而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乃貶

元之爲申州刺史環楚州刺史宋幽二王
寢刺史之命太平公主亦卽還京師

以韋安石爲中書令李日知爲侍中安石日知爲政紀綱紊亂復爲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爲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

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岐州岐山人太平公主之黨也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今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

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劉友益曰按察使之名始此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分隴右爲河西道又分天下置

二十四都督揚益并荆四州爲四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綿秦洪潤越十州爲中都督齊鄆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爲下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

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

巡察姦宄自禁已而竟罷都督惟四大都督府如故但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四年罷八年復置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

秋九月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僊玉真二觀帝以西域隆昌二公主爲女冠爲之造觀改號二公主爲

金僊玉真僊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懷貞尋同三品有相者謂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爲安國寺奴較聽之未幾復以爲左僕射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深州陸澤人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吳人元同平

章事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務多闕水旱爲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

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慾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以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竊位以請乃從之

召司馬承禎

字子微洛州溫人

至京師許還山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

至于無爲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

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

莊子廣成子居崆峒之山黃帝訪之問至道焉

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尙書左丞盧藏用

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武氏

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壬子太極元年

元宗皇帝先天元年考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卽位改元先天一歲三元唐書帝紀通鑑皆于正月卽書元宗年號綱目則以太極紀年先天仍用分注今依之

春

正月祀南郊

初武氏時

天冊萬歲元年

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上將有事南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

曾

河南洛陽人

請合享天地如古制

曾言郊之與廟皆有禘祫于廟則祖宗合祭于太祖祫于郊則地祇羣望詔合祭于圜丘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嘗后土位皆南面則是漢嘗合祭矣詔

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言會上欲祭地北郊曾議遂寢

考新舊唐書禮樂志及賈曾傳皆云武氏時始合祭天

果行至元宗天寶元年又復合祭祀載甚詳通鑑于是年正月書睿宗祀南郊初因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于五月則又書上祭北郊前後似不明晰因合新舊書改輯

以蕭至忠爲刑部尙書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尙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

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

左傳衛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

曾孫故欽緒引之

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

馬而去

明年正月至忠拜中書令李日知爲刑部尙書

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注見前。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太微中

有五帝座及心前星。心三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

為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又上

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

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詔。五日一受朝于太極

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勅曰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曰先天。

立妃王氏。下邳人。仁皎之女。為皇后。

流劉幽求于封州。唐置明省。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是。初。河內人王琚。預于王同皎之謀。事見前。亡命備書于江都。上之為太子

也。琚還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

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

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

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障謀。使言于上。

當官集事
固不必專
事捶撻立
威然令吏
受教不行
杖豈爲過
乃曲意原
貸弋取寬
厚長者之
稱冀人感
悅不但煦
耀市恩抑
且優柔廢
法矣

曰寶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謀爲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自安請速誅之上以爲然暉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于封州張暉于峯州初崔湜坐與譙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湜與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曉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峯州唐置地在今天安南國

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月沙陁金山遣使入貢

沙陁處月

西突厥別部

之別種也姓朱邪氏

考沙陁者北庭之大磧也在金鑿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世居此磧

因以爲號以朱邪爲姓其後北徙是爲後唐沙陁今巴里坤西北路天山之北有大磧綿亘蓋卽沙陁故地

十二月刑部尙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教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

旣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更皆感悅無敢犯者

元宗明皇帝

癸丑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

嚴挺之

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

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醴爲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

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略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

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

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過不漏則止
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以高麗大祚榮

大姓祚榮名

為勃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

事具前

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氏使將軍李

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

胡三省注山在遼東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

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

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義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

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

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粉服之延年益氣中實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遣

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

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究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

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即羽林萬騎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

乃與岐王範薛王業

二王名避帝諱俱去隆

郭元振王毛仲姜皎

上邽人舊會孫

李令問

靖弟客師之孫

王守一后父仁及內給事

侍省從五品下高力士

潘州人本馮盜曾孫中人高延福養以為子遂冒其姓

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勅之懷貞自縊死

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

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

從中密贊
外人豈能
與聞既未
嘗言則其
申理之事
何由得傳
于後紀載
家阿其所
好自相予
是唐大率
如

嶺南尋以提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提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

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
主私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

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

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宦官之盛自此始。范氏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

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
是以後寢干國政未流之禍實基于此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講武于驪山。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露下將斬之劉

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

之意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懾失次惟薛訥解曉二軍不亂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焉之解琬魏

州元
城人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

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

全武才貢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時上方獵渭川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

姚崇以十
事堅上意
史書皆為
其稱今就
功不幸邊
功而薛訥

王岐何以
廢致敗訥
曰宜豈不
與政事而
高力士揚
思屬何以
寵任不衰
且崇於元
宗之不應
懼而趨出
顧高力士
爲之周旋
更私出道
上語崇心
乃安則崇
之所要與
元宗之所
謂能行者
果安在而
崇豈真能
不結內侍
者哉
人君救幾
國治惟當
務實豈在
崇尙虛名
無論其獻
媚真缺不
可爲卿即
以君上之

元之既至上詢以天下事。袁麥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大度。銳于爲治。乃先設十事以堅上意。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宜豈不與政事。五願絕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事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鑑祿奔。閣梁之亂。爲萬代法。上曰：朕能行之。元之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二品。元之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每事諮訪。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

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道上語元之。乃安左拾遺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譖。躁進純厚。略曰：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爲時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詔親戚以求譽。媚實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元之嘉納其言。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加號開元神武皇帝

命中書侍郎王珣行邊。中書侍郎王珣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上曰：珣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寢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改官名。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

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旣爲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朝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刺史。

尊而使臣

甲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恆式。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

常均承為恆式。

置左右教坊。劉友益曰。教坊之名始此。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

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遏端士。尚樸素。

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沙汰僧尼。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

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

與僧尼道士往還。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事

前奚契丹攻陷之。或言赫鞠奚。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

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是秋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詔創訥官。備後奚契丹內附。乃

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日食不應。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貶劉幽求為睦州刺史。鍾紹京為果州刺史。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

而知特以
改其常修
德修刑可
耳若夫應
虧不虧必
因步測者
之精乃
以爲瑞而
賀之可笑
可鄙莫甚
于此
崇繼子干
請又詭言
實直明皇
不惟不罪
其父且罷
知古官
稱何人在
崇之爲人
事市恩
府怨其于
張說等固
不待言即
一知古薦
劉未幾旋
復排擠若
此材幹雖
優環瑜豈
能自掩

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閒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

皆貶之。時紫微侍郎王琬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後幽求復徙郴州。懷慎道卒。紹京屢遷少詹事。以壽終。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爲諸州別駕。御史中丞姜晦。上邽人。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前當

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

物。下州徵賦。安石憤恚而卒。時又貶武后時酷吏周利貞等放歸。韋澤終身勿齒。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肅宗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

爲之請。敕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爲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束手。請謁不行。

魏知古罷。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尙書宋璟于門下過

官。唐置凡文武官六品以下。必過門下省審定。謂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

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

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叩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爲無私。而

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爲工部尙

書。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長史司馬是後諸王領州並準此。

特書予之
未爲切當
明皇非真
能斷雕爲
樸者不過
博崇儉美
名以飾觀
聽耳
皇祖御批
譏其矯激
太甚觀未
幾復遣使
求珍翠奇
寶前後判
然不侔誠
不能掩其
情僞矣

武后竊唐
室天下者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前。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

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

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其後上以胡人言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海南求珠翠奇

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災殃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遠引咎慰諭而罷之

襄王重茂薨于房州。諡曰煬

作興慶宮。後謂之南內故址在今咸寧縣東南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

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初民間訛言上采宮女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

訛言乃息

吐蕃入寇以薛訥爲隴右防禦使擊之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後魏縣今屬甘肅蘭州府掠牧馬命薛訥以白衣郭

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王峻帥兵擊之是冬訥與吐蕃戰于武街。晉縣唐爲驛廢城在今蘭州府狄道州東大破之會擊吐蕃方屯大來

谷陵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于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吐蕃驚爲大軍至自相殺傷死者萬計遂大潰訥自武街與陵軍會追奔至洮水復大敗之前後殺獲數萬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

其子忠嗣方九歲上以爲尙輩奉御養之宮中大來谷在渭源界王海賓華州鄭人忠嗣本名訓帝賜名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爲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

也宜爲元宗之仇讐乃以其鼎銘爲受命之符姚崇方以爲瑞而表賀賢相固當如是耶
幽州節度控制北邊誠得其任之未嘗不可倚爲鎖鑰之寄天寶亂在誤用祿山不得登設宮之非也劉友益謂書置以志禍始真事後拘墟之見非定論也

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劍南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爲鄧王嗣謙爲皇太子 嗣真上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上次子母曰趙麗妃麗妃以

倡進有寵故立之

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劉友益曰特書置志禍始也

領幽易平嬌檀燕六州諸州注俱見前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爲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

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

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崇頗有德色願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對

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手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

夏四月以薛訥爲涼州大總管郭虔瓘齊州人爲朔川通鑑作朔州大總管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

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置侍讀官劉友益曰侍讀之名始見于此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

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于宮中以無量歲老

諸王典制
方州晉宋
以後踵行
之多無益
而有損蓋
百變封建
爲郡縣設
官置吏上
下相維易
于控馭若
以本支貴
胄遠離國
庭譴謫者
既不勝王
國屏藩優
薄者或易
爲奸徒構

爲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

奉使廓州

後周置故城在今西甯府西甯縣

聽以便宜從事搜汧那者古烏孫也內附

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

孝嵩遂帥

旁側戎落

兵萬餘人

出龜茲西數千里

下數百城

至是孝嵩傳

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

本波斯地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

等八國請降

勒石紀功而還

丙辰

四年春正月殺尙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

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于里巷伺而毆之

傑自訴上天

怒命于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以鄧王嗣真爲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

二王皆帝之子嗣昇後廢更名即肅宗也

爲安西大都護

二王皆不出閣

諸王遙領節度

自此始

三月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

遷京官才望者爲之

然當時猶輕外任

揚州採訪使班景倩

入爲大理少卿

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鴉

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

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山東大蝗

先是山東大蝗

三年

民或焚香設祭而不敢殺

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

盧懷慎以爲殺

蝗太多恐傷和氣

崇曰昔楚莊吞蝗

晉質水蟲馬蝗也

而疾愈

賈誼新書楚莊王食殖而得蝗恐監食者見誅遂吞

之已而王疾令尹入問王告之故令尹賀曰王有仁

德天所輔也是夜

嘔而蛭出疾遂愈孫叔殺蛇而致福

劉向說苑孫叔敖兒時出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

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母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

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

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

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

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

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

曰蛇安在對曰吾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

御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四

唐明皇帝

七

燭所謂愛
之實害之
也二王尙
未出閣而
令近領節
度務虛名
而無實濟
更復何取
明皇愛子
而不善保
全他日永
王璘之禍
已於此兆
履霜矣
捕蝗禳災
何至轉傷
和氣懷慎
卽稱伴食
亦不應作
是語蓋當
時衆人欲
美姚崇不
覺傳聞過
當至倪若
水所言拘
遷更甚崇
願自明

曰吾聞有陰德者天
報以福汝不死也
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至是山東蝗復大起崇又
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不受命崇牒若水
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勅使者
察捕蝗之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或言于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關立詞理

第一擢爲醴泉隋縣今屬西安府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

坐左遷從愿朝隱與選稱職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迸卒散走顏質略

自柳林突出出斬之時子將小將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雪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

連爲毗迦可汗闕特勒骨咄祿之子爲左賢王專典兵馬默啜自武氏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及是郝靈荃得其首

生心徵倖遂抑其實逾年
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

秋八月遷中宗于別廟太常博士陳貞節穎川蘇獻颶從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

神主附太廟從之臣博議遷中宗入太廟蘇獻等以爲七代之廟不數兄弟今睿宗之靈當亞高宗故爲中宗

特立別廟。非謂睿宗于中宗之上也。遷從獻等。關平子。論之不已。貶都城尉。都城晉縣。故城在今華盛府。德慶州。

冬十月。葬橋陵。在今同州府蒲城縣西北。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懷慎病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卒。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嚮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乾曜既相。會姚崇以病謁告。凡大政事。上必令乾曜就咨。乾曜奏稱旨。上曰。此必姚崇。書之。或不稱旨。則曰。何不問崇。乾曜謝乃已。崇第除憐。因近舍客。盧詔徒寓四方館。崇固辭。上曰。恨不可使卿居禁中。此何足辭。考通鑑作崇無居第。寓居闕極寺。今依唐書改。

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姚崇請避位。崇子彝。異頗受賂。遺又所親信。主書趙講受賂事。覺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特敕杖誨流嶺南。崇由是請避位。薦

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本姓蘇氏。羅州石城人。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勗思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受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璟與頌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頌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

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景與姚崇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景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為

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于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辭練

姚崇三為宰相。居官亦不若懷慎之清素。二子又頗受賂。無何至竟無居第。考張說為崇作神道碑。有云。池臺琴筑。優游尊齒。猶得謂之無第。耶。通鑑多引舊書。如此條。故不如新書之得實。實則崇不開元賢相。姚宋並稱。實則崇不

遠環遠甚
觀崇請頒
武氏鼎銘
表賀日食
不應皆用
詔誤順旨
至太廟室
遠兩人進
說詭正更
有判然蓋
崇深以救
時自喜才
具非不可
觀而遇事
難出機變
故論相體
者終當以
環爲正
環請寬道
隘不沿之
罪不欲恩
出自己固
合嘉謨入
告之義然
環言甫陳
遽命省釋
亦無相轉

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關政矣廣州請爲環立遺愛碑環請禁之以革詔諛之風于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環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

李林甫宗室長平王叔良曾孫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

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

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

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諛諂上弗聽遂幸東都上過嶠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

遠命釋之環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臥內至

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爲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

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

以明堂爲乾元殿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密邇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爲乾元

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圜丘十一年冬復以乾元殿爲明堂二十五年十二月又復以明堂爲乾元殿